

神话传说故事与少数民族文化

——读沈从文作品

杨剑龙

论文提要 沈从文身上流着苗、汉、土家各族血液,少数民族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性格与创作。沈从文在神话传说故事中,描写执著的爱情追求,描写原始的情欲追求,描写人生的理想寻觅,细致叙述边民的慷慨豁达,其意识与创作中呈现出鲜明的二元对立的状态。在这类小说的叙事方式、习俗描写、民间歌谣等方面,构成了沈从文作品“特有的永恒深邃的优美风格”,这成了沈从文的创作走向世界的基础与必然。

关键词 沈从文 神话 传说 少数民族 文化 边城

讴歌边城世界人性人情的沈从文,以其对于湘西生活的礼赞与对于都市人生的批判,构成了其创作二元对立的境界。在其众多丰富的创作中,对于神话故事、古老传说改写的一类作品,以鲜明的地域色彩、曲折故事情节、雄强的生命野性等,形成别有的风采。从这些神话传说故事中,我们可以见到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这对于建构沈从文此类作品的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

沈从文于1902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县,“自古以来,苗、瑶、峒、土家等少数民族,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是这里的最早的主人……秦汉数百年间,这里已是苗族、土家族主要活动范围,当无可疑。是他们最早开发湘西,创造了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文明。”^①沈从文的故乡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是汉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沈从文身上流着苗、汉、土家各族的血液。沈从文直到20岁时才从父亲口中得知他的祖母是苗族,知道家里为被远嫁他乡的苗裔祖母在黄罗寨乡下堆的是一座假坟,这给年轻的沈从文带来很大的刺激,从而加深了他对于少数民族身份与文化的认同感。沈从文常常表达对于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同。1930年沈从文在《我的二哥》一文中梳理了自己身上所流淌的曾祖母和祖母的苗族血统。1931年他在《龙朱》的序文里说:“这一点文章,作在我生日,送与那供给我生命,父亲的妈,与祖父的妈,以及其同族中仅存的人一点薄礼。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懦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

^① 凌宇《沈从文传》,第24~2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你们给我的诚实,勇敢,热情,血质的遗传,到如今,向前证实的特性机能已荡然无余,生的光荣早随你们已死去了。”^①

沈从文虽然出生在凤凰城里,但是他一生始终自称为“乡下人”。沈从文曾说:“我出生在湖南西部边远地区一个汉苗杂处的小小山城。小时因顽劣爱逃学,小学刚毕业,就被送到土著军队中当兵,在一条沅水和它的支流各城镇游荡了五年。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当权时代,我同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在一起,亲身体会到他们悲惨的生活,亲眼看到军队砍下无辜苗民和农民的人头无数,过了五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隅的好坏人事。”^②沈从文在故乡丰富的经历与生活,为其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故少数民族文化的古朴绚烂也成为其创作的特色之一。

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有不少作品与少数民族相关,其中最独特的是小说中的神话传说故事,呈现出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美轮美奂。这些神话传说故事大抵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佛经故事改写的,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寻觅》、《女人》、《爱欲》、《猎人故事》、《一个农夫的故事》、《医生》、《慷慨的王子》、《扇陀》。沈从文说:“这只是些故事,除第一篇《月下小景》外,本事全部分皆出自《法苑珠林》所引诸经。”“……就把这些佛经记载,为他选出若干篇,加以改造,如今这本书,便是这故事一小部分。”^③第二类是由民间故事改写的,如《媚金·豹子·与那羊》、《龙朱》、《神巫之爱》、《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阿金》等。第三类是湘西边城的传奇故事,如《夜》、《山鬼》、《山道中》、《在别一个国度里》、《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等。金介甫谈到沈从文的小说时说:“沈从文对这些部落苗民的内心生活,……把所知道的苗民部落的传说,从这类传说中得出的种种梦幻式的想法。……沈从文在80年代提起它(按,指《龙朱》)时还为之一笑说,那‘只算是浪漫派作品’。”^④少数民族生活与性格生动地呈现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展现出少数民族文化的古朴绚烂丰富浪漫。

在这类作品中,沈从文描写执著的爱情追求,这种带有少数民族古朴执拗的爱,真诚、原始、朴素、坚贞。沈从文曾谈到“爱”,他说:“譬如说‘爱’,这些人爱之基础或完全建筑在一种‘情欲’,事实上,或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名分上,异途同归,皆可得到安定与快乐。若将它建筑在一抽象的‘美’上,结果自然到处见出缺陷与不幸。”^⑤沈从文赞赏建筑在情欲上的爱,不反对道德名分上的爱,而否定建筑在抽象“美”之上的“爱”。在爱情追求中,沈从文的神话传说故事,显得如此执著坚贞,呈现出与汉民族为道德伦理所拘束的爱情故事截然不同,在浪漫传奇中具有执拗与决绝,从而使其爱情故事常常呈现出悲剧色彩。《月下小景》中,“一些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聚集的山寨”,刚满21岁寨主的独生子

① 沈从文:《写在“龙朱”一文之前》,见《沈从文选集》第2卷,第36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沈从文:《自我评述》,见沈从文《无从驯服的斑马》,第14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③ 沈从文:《月下小景·题记》,见《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21~222页。

④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第14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⑤ 沈从文:《七色魔》,见《沈从文别集》,第150页,岳麓书社出版1992年版。

雉佑与女孩相恋,他们俩在月光下歌声中约会,“本族人的习气,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若违反了这种规矩,常常把女子用一扇小石磨捆到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抛到地窟窿里”,两人在月光下一同吞毒药自尽。小说将这幕爱情悲剧结局写得如此华美:

寨主的独生子想到另外一个世界,快乐的微笑了。
他问女孩子,是不是愿意向那个只能走去不再回来的地方旅行。
女孩子想了一下,把头仰望那个新从云里出现的月亮。
水是各处可流的,
火是各处可烧的,
月亮是各处可照的,
爱情是各处可到的。
说了,就躺到小寨主的怀里,闭了眼睛,等候男子决定了死的接吻。^①

这种悲剧结局以浪漫的情景展现出爱情的执著与坚贞。《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白脸苗中顶美的媚金,与“凤凰族相貌极美又顶有一切美德的”男子豹子,因唱歌成了一对,他们约定夜晚到山洞里幽会,男子准备用白羊换媚金贞女的红血,他要找一头纯白的羊而误了幽会时间,媚金以为男子变心而拔刀自尽,来到宝石洞的豹子也在媚金身旁殉情。这种为爱情的决绝作为具有苗族青年男女的执拗,在悲剧中呈现出对于纯洁爱情的追求。沈从文神话传说中的爱情故事总是显得十分决绝执拗,人们可以为爱情而抛弃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沈从文执著描写原始的情欲追求,这种具有少数民族朴野、自然的欲望追求,坦然、雄强、无畏、率真。《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瘸腿的号兵、预备军官什长和豆腐店年轻老板,三个男子都觊觎商会会长明艳照人漂亮的女儿,这女孩却不知为何吞金死了,新坟中她的尸骸却给盗了,“这少女尸骸有人在去坟墓半里的石洞里发现,赤光着个身子睡在洞中石床上,地下身上各处撒满了蓝色野菊花”。故事具有传奇色彩,三个男人都暗恋一个女子,在突兀的悲剧情节中却以盗尸的结局,让悲哀的故事有了奇特的欲望色彩,石洞里野菊花中赤裸的尸身,具有了某种浪漫色彩。沈从文对于情欲是深以为然的,他认为这是人的正常欲望,都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且具有审美的价值。《阿金》中的苗人阿金准备与一个寡妇结婚,“是乌婆族中身体顶壮肌肤顶白的一个女人”,“他只按照一个平常人的希望,要得到一种机会,将自己的精力,用在一个妇人身上去”。《在别一个国度里》中的大妹应八蛮山落草的山寨王求婚,同一个年青、彪壮、有钱、聪明、温柔、会体贴她的大王生活着,相互在华贵的生活中享受着情欲。《扇陀》中菠萝蒂长国中大山里的仙人,因受到扇陀带进山的众多美女的诱惑,仙人失去了法力,不许下雨诅咒失效了,扇陀竟然骑着仙人而归。在这些神话传说故事中,情欲成为了自然的要求,成为充满着生命力的激情。

^① 沈从文:《月下小景》,《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沈从文生动描写人生的理想寻觅,这种具有少数民族摆脱封闭、落后的向往追求,自然、朴实、执著、真诚。《寻觅》中百万富翁的独生子为外面的世界所诱惑,离开新婚妻子去寻觅,漂泊了三年找到朱笛国,国王却告诉他“知足安分是一个使我们活到这世界上取得快乐的方法”。《女人》中自命不凡的国王,听说世界上还有一个比他更年轻美丽的平民,使臣骑日行六百里的驿马去请那年轻人,年轻人出门后又回家取书,却见他美貌夫人同恋人骑马出游。他被安置到迎宾馆下榻,却邂逅皇后与马夫幽会。他与国王相约离开王位与财富,到这个宽广的世界上各处去旅行,目的是到地面上去寻觅“女人被尊敬的真正理由”。虽然小说中有着对于真挚情感的怀疑色彩,但是人生理想的寻觅在作品中表达得十分深刻。《龙朱》中白耳族族长儿子龙朱是“美男子中之美男子”,矮奴告诉他与花帕族女子对歌事,龙朱去对歌被对方吸引,后来知道是黄牛寨寨主的姑娘,他去井边相会。《神巫》中花帕族的女人,在恋爱上的野心等于白脸族男子打仗的勇敢,云石镇的女人都想获得神巫的青睐,希望能够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巫。神巫却为族总寡媳十六岁的亲妹吸引,他夜晚去所钟爱的女子窗下唱歌。沈从文在神话传说故事中,写出了边民们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对于人生理想的向往与寻觅。

沈从文细致叙述边民的慷慨豁达,这是种具有少数民族性格的热情、率真的表达,诚实守信、见利思义、乐善好施。《慷慨的王子》中叶波国国王的儿子须大拿将国库里的宝物施舍给国民,敌国派八个士臣装扮跛子去讨走了国宝白象,王子因此获罪被流放深山,一退伍军人上门讨要王子的儿子耶利、女儿脂拿延为奴仆,王子竟然奉送。须大拿的作为感动了大神,让敌国将国宝白象送回,让王子夫妇回国,让儿子、女儿回到身边。故事中将慷慨的性格写到极致。《一个农夫的故事》中在京城衙门办事的孤儿与舅父,一同盗窃国库施舍民众,舅父被抓,外甥逃走,后国王设计抓捕,甚至以公主为诱饵,却为外甥得手后逃走,公主怀孕生下男孩。小说让这个有情有义的外甥最后当了两个国家的国王。《医生》中的医生罗福看到穿珠人手指为针戳伤,为这受伤人诊治伤口,白鹅吞食了盘盂内一粒大珍珠,穿珠人误以为是医生偷了,拷问鞭打医生,后在白鹅嗦囊里掏出珍珠。神话传说中的主人公大多率真坦诚,以上作品中人物的慷慨施舍、豁达大度令人钦佩。

沈从文在其意识与创作中还呈现出鲜明的二元对立的状态:边城乡下人的情义与城市阍人的龌龊、少数民族的真诚与汉民族的虚伪,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呈现出礼赞与针砭、讴歌与反省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书写。

二

美国学者金介甫对沈从文有很深的研究,他说:“作者曾经选出《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和《龙朱》供英译,可见沈从文对这三篇苗人故事喜爱至深。这类故事带着神话或传奇所特有的永恒深邃的优美风格,……充满揽月射星之类的比喻,倒像在宣传沈从文博爱、人之神圣和泛神的哲学思想。”^①金介甫关注到沈从文对这三篇苗人故事的喜爱和看

^① 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和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第239~24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重,关注到这类故事的神话传奇的特有风格。

沈从文的神话传说故事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呈现在这类小说的叙事方式、习俗描写、民间歌谣等方面,构成了沈从文这类作品“特有的永恒深邃的优美风格”。

受到少数民族文化中叙事方式的影响,沈从文在神话传说故事中,大多用了民间故事的讲述方式,采取讲故事者的视角与语调讲述故事,这与一般小说的全知视角有某些不同。《月下小景》中的作品,虽然出自《法苑珠林》所引诸经,但是作品的叙事方式显然变换成为民间故事人的方式,与阿拉伯民间故事《天方夜谭》有某些类似(沈从文自称为“新十日谈”)。《寻觅》中成衣匠请长着野草似胡子的瘦个子大爷讲富翁的独生子寻觅的故事,他“就大大方方,说了下面的故事”“某处地方有个家资百万的富翁,家中有十个坚固结实的仓库……”。《女人》中是装束褴褛仪表并不委琐庸俗的一老一少讲自命不凡国王的故事:“某处地方有一个年青男子,某处地方又有一个年青女人……”《医生》中是毛毯商人讲述医生助人被误会的故事:“医生罗福,为人和平正直……”《扇陀》是害怕女人的38岁的商人讲述17岁时听来的仙人为女人征服的故事。在以民间故事改写的作品中,沈从文更是用乡间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娓娓道来。《媚金·豹子·与那羊》开篇云:“一个熟习苗中掌故的人,他可以告你五十个有名美男子被丑女人的好歌声缠倒的故事,他又可以另外告你五十个美男子被白脸苗女人的歌声唱失魂的故事。若是说了这些故事的人,还有故事不说,那必定是他还忘了把媚金的事情相告。”烘云托月般地讲述媚金的故事。在边城传奇故事中,故事本身的传奇色彩,使故事的叙说具有引人入胜的境界。《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开篇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说:“因为落雨,朋友逼我说落雨的故事。这是其中最平凡的一个。它若不大动人,只是因为太真实。”讲述了三个男人觊觎一个女人的故事,盗尸的结局使作品具有诡谲意味。沈从文的神话传说故事,在叙事方式上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故事讲述方式、讲述口吻、叙述视角等方面,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少数民族具有独特的习俗,这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如苗族农历正月的赶年场、三月三的歌舞节、六月六的祭祖、七月七的鼓会等。土家族腊月三十的过赶年、腊月二十四的祭灶神、正月十五的“耍毛狗”、四月的牛毛大王节、四月八的赶毛虫、五月十三与七月十二的女儿节等,这些独特的习俗形成了湘西地区少数民族独特的风情与文化传统。在沈从文的神话传说故事中,习俗成为作品描写的背景与情境,展现出沈从文作品的独特风韵。《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白脸苗中顶美的女人媚金,与凤凰族相貌极美的男子豹子,他们俩因唱歌唱成了一对,“两方面在唱歌中把热情交流了”,他们约定夜间到山洞相会,“他预备牵一匹小山羊去送女人,用白羊换媚金贞女的红血,所作的纵是罪恶,似乎神也许可了”,呈现出苗族独特的风习。《阿金》中阿金本想在黄牛寨十五赶场时将聘礼送上媒人门,“这妇人的聘礼值五头黄牛,凡出得起这个价的人都有作丈夫资格”,赶场送聘礼的风习呈现出苗族文化特性。《神巫之爱》中神巫上场的场景洋溢着独特的民族色彩:“松明,火把,大牛油烛,依秩序一一燃点起来,照得全坪通明如白昼。那个野猪皮鼓,在五羊手中一个皮槌重击下,蓬蓬作响声闻远近时,神巫上场了。他头缠红巾,双眉向上竖。脸颊眉心擦了一点鸡血,红缎绣花衣服上加有朱绘龙虎黄纸符。他手执铜叉和镏银牛角,一上场便有

节拍的跳舞着,还用呜咽的调子念着娱神歌曲。”^①在火把、鼓声中,戴红头巾、穿绣花服的神巫的上场,手执铜叉和镏银牛角的边唱边跳,呈现出少数民族的独特景观。独特的民族习俗形成了沈从文神话传说故事的神奇与绮丽,让读者看到了沈从文边城世界的原始与浪漫、朴野与绚烂。

苗族与土家族都是爱唱歌的民族,苗族有飞歌、酒歌、游方歌、理俗歌、祭祀歌等;土家族有情歌、哭嫁歌、摆手歌、劳动歌、盘歌等。苗族的飞歌是青年男女在隔山隔水时放声抒情互表诚意的情歌。土家人“以歌为媒”,成就姻缘往往通过唱歌。土家情歌分为挑选对象表达爱慕的试探歌和交流情感倾吐所爱的赞美歌两大类。受到苗族、土家族文化的影响,沈从文神话传说故事中,常常出现唱歌的场景。沈从文在《湘西苗族的艺术》中说:“任何一个山中地区,凡是有村落或开垦过的田土地方,有人居住或生产劳作的处所,不论早晚都可听到各种美妙有情的歌声。当地按照季节,敬祖祭神必唱各种神歌,婚丧大事必唱庆贺悼慰的歌,生产劳作更分门别类,随时随事唱着各种悦耳开心的歌曲。至于青年男女恋爱,更有唱不完听不尽的万万千千好听山歌。即或是行路人,彼此漠不相识,有的问路攀谈,也是用唱歌方式进行的。”^②

在《龙朱》中,作家写道:“白耳族男女结合,在唱歌庆大年时,端午时,八月中秋时,以及跳年刺牛大祭时,男女成群唱,成群舞,女人们,各穿了峒锦衣裙,各戴花擦粉,供男子享受。平时时,在好天气下,或早或晚,在山中深洞,在水滨,唱着歌,把男女吸到一块来,即在太阳下或月亮下,成了熟人,做着只有顶熟的人可做的事。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不能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她不会得到好的丈夫。”

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沈从文的神话传说故事中常常出现男女间对歌的形式,使其故事中充满着温馨浪漫的色彩。如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与豹子是因唱歌而成了一对:“媚金站在山南,豹子站在山北,从早唱到晚。……唱到后来的媚金,承认是输了,是应当把自己交与豹子,尽豹子如何处置了,就唱道‘红叶过冈是任那九秋八月的风,把我成为妇人的只有你。’媚金与豹子对歌充满着真情:

媚金又唱:

我的风,我就照到你的意见行事。

我但愿你的心如太阳光明不欺,

我但愿你的热如太阳把我融化。

莫让人笑凤凰族美男子无信,

你要我做的事自己也莫忘记。

豹子又唱:

放心,我心中的最大的神。

① 沈从文:《神巫之爱》,《沈从文选集》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沈从文:《湘西苗族的艺术》,见周施选编《大山里的人生》,第205~20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豹子的美丽你眼睛曾为证明。
豹子的信实有一切人作证。
纵天空中到时落的雨是刀，
我也将不避一切来到你身边与你亲嘴。^①

情歌中以炽热的比喻表达率真的情感，以坚定的誓言表述爱情的真挚，充满着苗族青年男女朴实真诚的情爱。

在《月下小景》中“唱歌高手的雉佑”给睡梦中的女友轻轻唱：“龙应当藏在云里，你应当藏在心里。”女孩在梦里回答着：“我灵魂如一面旗帜，你好听歌声如温柔的风。”雉佑唱道：“人人说我歌声有毒，一首歌也不过如一升酒使人沉醉一天，你那敷了蜂蜜的言语，一个字也可以在我心上甜香一年。”女孩子仍然闭了眼睛在梦中答着：“不要冬天的风，不要海上的风，这旗帜受不住狂暴大风。请轻轻的吹，轻轻的吹；（吹春天的风，温柔的风，）把花吹开，不要把花吹落。”在如梦如幻的对歌情境中，使这幕爱情悲剧渐渐拉开帷幕。

在《神巫之爱》中“在云石镇寨门外边大路上，有一群花帕青裙的美貌女子，守候那神的神巫来临”。“各人唱着自己的心事，用那像春天的莺的喉咙，唱得所有听到的男子都沉醉到这歌声里”。

神巫跳雉时“用他那银钟的喉咙唱出歌来了”：

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
他们既诚实，又年青，又身无疾病，
他们大人能喝酒，能作事，能睡觉，
他们孩子能长大，能耐饥，能耐冷，
他们牯牛能耕田，山羊能生仔，鸡鸭能孵卵，他们女人会养儿子，会唱歌，会找她所欢喜的情人！
你大神，你大仙，排驾前来站两边！
关夫子身跨赤兔马，
尉迟恭手拿大铁鞭！
你大仙，你大神，云端下降慢慢行！
张果老驴上得坐稳，
铁拐李脚下要小心！
福禄绵绵是神恩，
和风 and 雨神好心，
好酒好饭当前陈，
肥猪肥羊火上烹！
洪秀全，李鸿章，

^① 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沈从文文集》第2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你们在生是霸王，
杀人放火尽节全忠各有道，
今来坐席又何妨！
慢慢吃，慢慢喝，
月白风清好过河！
醉时携手同归去，
我当为你再唱歌！^①

女巫讴歌云石镇的美好生活，邀请各路神仙诸位霸王到此处做客，请他们入席用好酒好饭肥猪肥羊款待他们，充满着一种自豪感与英雄气。

沈从文的神话传说故事中，常常呈现与唱歌、音乐有关的情节。《弹箏者的爱》中副官美貌的寡妇，爱情跟着丈夫死去，“为她唱歌的，声音皆慢慢的喑哑了。为她作诗的，早把这些诗篇抄给另外一个女子去了”。她却爱上了残疾的弹箏者拨出的箏声，“久而久之，每天若不听听那箏声，简直就不能过日子了”。《扇陀》中的扇陀为征服山中作祟的仙人，以美女作为诱惑，“唱歌笑乐，携手舞蹈，如天上人。所有乐器，各有女人掌持，随时奏乐，不问早晚。歌声清越，常常超过乐器声音，飘扬山谷，如凤凰鸣啸，仙人听来，不免心中作痒”，从而化解了仙人的咒语。

对歌与音乐的插入，使沈从文的神话传说故事洋溢着少数民族的浪漫与绚烂，也使故事充满着独特诗意和韵味，从而呈现出沈从文小说的优美的风格。

沈从文的身上流着苗、汉、土家各族的血液，他在湘西地区生活与成长，受到边城少数民族文化的滋养与熏陶，在他的创作中呈现出独特的题材取向与风格特色，在其神话传说故事中尤其见出此方面的特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就构成了沈从文的创作走向世界的基础与必然。沈从文的存在与走向世界，也给予当代作家诸多的启迪，关注民族文化、关注民族传统，既接受世界文学的滋养，却不跟在别人身后亦步亦趋，创造属于自己的创作领域与民族风格，这才是文学创作成为世界文学的关键。

本文为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项目成果之一。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周翔】

^① 沈从文：《女巫之爱》，《沈从文选集》第4卷。